

新式
標點

金聖歎奇書十六種

乙亥二月
杜就田署



404

4078

東方書局印行

版 權 所 有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
九 月 出 版

標 點

金聖歎奇書十八種（全二冊）

定價大洋一元六角

標 點 者

謝 肇 豐

校 閱 者

方 秩 音

出 版 者

東 方 文 學 社

發 行 人

王 幼 堂

總發行所

上 海 九 州 書 局

中

福

州

路

市

紀 曉 嵐

全 集 一 冊

一 元 二 角

劍 南

一 冊

九 角

詩 鈔

王 荆 公 唐 詩 選

一 冊

八 角

均一折八扣

寄費另三成

聖歎外書

古詩二十首

此不推爲韻言之宗不可也；以錦心繡手至此，猶不屑將姓名留天地間，卽此一念，愧殺予屬東塗西抹矣。夫此念，乃古人錦繡根本也。

第一首

讀古人書者，於斷處知其續，於續處知其斷，則金針度人矣。如此詩，刺不休，豈是買菜求益，其實分之，則疊架二十首，合之，祇圖接成一首，此斷中之續也。而詩家母論，長篇短幅，必以四句一解爲定體。後人見古之樂府，則註曰一解二解等，餘悉不註，遂妄謂其體有異焉者。不知樂府以示伶人，使知音節停頓處耳。若學士大夫心知其事，奚煩贅論哉？此又續中之斷也。解體旣定，嚴整在此，神變亦卽在此。如此首起法，結法獨異。

行行重行行

此句爲二十首總冒。○通首板作四解，而起結兩句另作一頓。

君生別離。

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。

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？

胡馬依北風，越鳥

巢南枝。

解二

相去日以遠，衣帶日以緩。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顧返。

解三

思君令人老，歲月

忽已晚。棄捐勿復道，

努力加餐飯。解四

一路先景次情，將以後十九首語意包蘊在內，漸說漸迫，勢如瀉瓶矣。忽用一句截住，縮筆靈妙。

又忽用一句掉尾，添筆更靈妙。意其說，却忽然止；意其止，又忽然說；蜿蜒矢矯至此。○讀至此，覺國風我躬不閱二句，猶爲情淺，眞忠孝血淚之言。

第二首

古人用筆，筆筆俱爲全局布置。如用兵者，非算全陣，不可調遣一人也。如此詩，直算至末首，攬衣出戶，引領入房，然後以空房難獨守一句引起，却爲此句不便唐突遞說，故先用序事例補在前。看其通首，純用倒敘，真是奇法。笑殺陸機劉鑠輩，每好作擬古，竟不思青青河畔草，古人從何處布置也。

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解半

此祇一解之半耳。凡詩中用半解者有二，有主句而不可盡言者，有賓句而不必多言者，此則賓句也，爲欲敘盈盈一解，故先補敘此半解。

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。解二

爲欲敘昔爲一解，故又補敘此一解。

昔爲娼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解三

此解方是正文耳，然不便唐突遽說者何也？詩中思婦，大約如屈原所擬。旣已委質事人，自當默抱忠悃，則獨守空牀之苦，誰得知之？因見其皎皎盈盈等，始知之耳。故先敘前一解云云。然彼旣非倚門人，亦何敢流盼？曰爲見青草，因望垂楊，始亦見之耳。

故又先接前半解云。此特爲思婦存身分處。史漢列傳中常用此筆倒。不意韻言亦有之也。○前首云游子此以久遊竟呼蕩子。嚴甚。云娼家者以喻未委質時所事皆君之義。又云女者以喻本未失身于人之義。每字俱非浪設。

第三首

此首追敘挽留遊子之語。以第三第四解插入第二解中。而以第二解拆開作結。手法又奇。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澗中石。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解一

前以情動，此以道規，立言又進一層。

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二解之上半解。

此本與極晏歡心意戚戚何所迫爲一解。却截住云。且將游子之苦道破。方知果不逮今日歡聚也。史家兩事夾敘。每有此法。

驅車策駑馬，游戲宛與洛。何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。解三

自相索三字，寫盡不堪，以爲上文相娛樂映襯。妙筆妙筆。

長衢羅夾巷，王侯多第宅。兩宮遙相望，雙闕百餘尺。解四

但將門牆描寫，而伺候者諷刺自在言外。立言之蘊藉如此。東坡一生極推重昌黎送李愿序文，讀此四句，覺和平忼激，相去遠甚。此唐宋人用筆，每遜秦漢也。我願天下學古者，斷以秦漢爲法。

極晏歡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？二解之下半解

上二解，何等不堪，方知斗酒真娛樂也。如此遙接，河源納海矣。○歡處特註心意字，卽爲下首伏脉。

第四首

此首，即承上極晏歡心意來。言特捨富貴之地，而以聚首爲快者，惟爲有同心之樂耳。倘心不相知，又何貴相聚？則捨富貴之地奚爲也？故結處特將前首一翻，以見知心之重。

今日良晏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奪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

解一

從前首帶說相聚之樂，是賓句。

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真。

解半

借新聲引出高言，因見唱者聽者有相知之樂，是主句。故特鄭重歸本令德，以逼動下文齊心二字出來。○主句不可盡言。若盡言，便涉學究氣矣。

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飄塵。

解三

前云極心意爲齊心也。今竟有未申之意，徒成虛願，豈足云歡哉？生若飄塵，恐良會難再，辜負不少矣！故首以今日兩字喚起，即伏珍惜之意。○意中之人，不及與訂；意中之事，古今何限？每誦王摩詰哭殷遙詩，使人嗚咽。○第五第六第七三首，俱從此解生出，奇絕。

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。無爲守窮賤，轆軻長苦辛。

解四

爲知心之難，忽作憤激語。謂即翻駁前首，又即牽引後首。極文情顧盼之妙。

第五首

以下三首，俱爲齊心同所願一解，反覆咏歎。而此首卽從策高足句高字帶來，故通首以高字起，高字結。言富貴之地，知心亦不易也。

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。交疏結綺窓，阿閣三重階。

解一

浮雲二字，是知希之繇。第一首曰：浮雲蔽白日，白日可蔽，則何所不蔽矣。此知音之所以希也。○交疏二句，卽第三首長衢一解筆法。但將樓之外見者描寫，而被蔽處，隱然言外，古人諷刺蘊藉每如此。可知臨文罵世，皆不細心學古法耳。

上有絃歌聲，音響一何悲！誰能爲此曲，無乃杞梁妻。

解二

清商隨風發，中曲正徘徊。一彈

再三歎，慷慨有餘哀。

解三

先敘聲，次敘曲，次敘歎。瑣細處，用筆俱有位置。

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希。願爲雙鳴鶴，奮翼起高飛。

解四

伯牙常有，而子期不常有，古今每抱此痛。此詩人一片胸襟也。

第六首

以下三首，又交互唱歎。見相知者亦有之，而未必相聚；相聚者亦之，有而又非我相知。文情徙倚，真有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峰之妙。八句中只得二解，却用六句並起，二句總結，又一手法。

涉江采芙蓉，蘭澤多芳草。采之欲遺誰？所思在遠道。

四句，言我以所思爲心。

還顧望舊鄉，長路漫浩浩。

聯上作一解

二句，言所思亦以我爲心。若我在舊鄉，有懷遠道；而彼在遠道，未必念舊鄉，安見同心哉！還顧二字，代爲彈淚矣。

同心而離居，憂傷以終老。

解半

同心雙結思與望，離居雙結遠與長。一解中，忽用半解，收拾前文。用筆極整齊，又極錯落，非漢魏以下人所能也。

第七首

此首點染處，前後掩映獨絕。

明月皎夜光，促織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衆星何歷歷？

解一

白露霑野草，時節忽復易。秋蟬

鳴樹間，玄鳥逝安適。

解二

一路紀時，又一路紀物。絕不露夾雜之痕，敘法可匹月令。

昔我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。不念攜手好，棄我如遺迹。

解三

南箕北有斗，牽牛不負軛。良無

磐石固，虛名復何益？

解四

從促織秋蟬玄鳥映逗出六翮句來，從明月玉衡衆星白露映逗出南箕二句來，皆有蛛絲馬跡之妙。○箕斗牽牛，借用觀染，尤靈幻絕倫。乃知古人使實處，無非鏡花水月。

第八首

以前借閨情之離合，引出人心之異同，遂作反覆唱歎，文勢已如脫轡下坡矣。至此又略頓住，復從閨情提起，備極縱送聲控之

法。○起結各作半解，以爲中間三解引帶。手法又別。

冉冉孤生行，結根泰山阿。解半

婦人節堅，君子情固；如泰山之竹，乃云得所託耳。以反振兔絲女蘿句。

與君爲新婚，兔絲附女蘿。兔絲生有時，夫婦會有宜。解二千里遠結婚，悠悠隔山陂。思君

令人老，軒車來何遲？解三傷彼蕙蘭花，含英揚光輝。過時而不采，將隨秋草萎。解四

言兔絲女蘿，則何敢比泰山之竹，故無根可結，而但云一附已也。究竟千里遠隔，過時不采，不特求結根不可得，并求一附亦不可得，則如何如何情深調曲。十二句，竟可作一篇離騷讀。○第九，第十一，三首復從此三解中生出，筆法鵝翅而下。若屬心讀之，竟罔測其結胎歸穴何處。

君亮執高節，賤妾亦何爲？解半

前三解恐嫌迫促，又作義命自安語。闕開一宕，掉尾絕有餘神。

第九首

以下三首，俱從前首迴互成文。機扣相接，直是織錦手。

庭中有奇樹，綠葉發華滋。攀條折其榮，將以遺所思。解一馨香盈懷袖，路遠莫致之。此物

何足貴，但感別經時。解二

欲如絲蘿相附不可得，不得不折以往贈。然又疑涉自炫矣，故接云此物何足貴，但感別經時。時字，卽從前篇「生有時」時字生來。

第十首

此從千里遠結婚一解翻出。向猶謂長途間阻，故軒車不來耳。豈知只如牽牛織女相去無幾也。脫化「室邇人遠」意。

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解中纖纖擢素手，扎扎弄機杼。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解二河

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？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解三

妙在疊用雙字，俱從織女眼中意中描出。意中自信爲皎皎，眼中却見爲迢迢。其實一水相望，何嘗迢迢也？

第十一首

此從傷彼蕙蘭花一解翻出，向恐與秋草同萎，故自傷過時耳。抑思人非金石，同歸搖落，又何必沾沾以盛衰感懷乎？

迴車駕言邁，悠悠陟長道。四顧何茫茫，東風搖百草。解一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？解二盛衰

各有時，立身苦不蚤。解二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？奄忽隨物化，榮名以爲寶。解三

立身處，算到榮名兩事，是萬無如何之詞。杜少陵云「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後事。」因身前無所效用，聊于身後作虛計耳。寫至此爲千古忠孝人灑淚矣。○「各有時」時字，即從前篇「過時」時字生來。

第十二首

自第八首，復從閨情提起。曲曲折折，說到榮名爲寶，又是山窮水盡處矣。到此不得不峯迴路轉，即屈平之託言女嬃漁父也。文境又闢一層。

東城高且長，逶迤自相屬。解半

隨地可託，何懷此都？然此意却不明說，而但以半解略寫，皆蘊藉處也。

迴風動地起，秋草萋以綠。四時更變化，歲暮一何速？
解二

惜秋草引出歲暮。老大迫人，安得不別求展懷之地乎？以下云云。

晨風懷苦心，蟋蟀傷局促。蕩滌放情志，何爲自結束？
解三

引晨風是賓句，引蟋蟀是主句。晨風之詩曰：「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」既忘我矣，何尙惓惓乎局促，卽指晨風也。

第十三首

此首有與上首合作一首者，然前是勸諭之詞，此是爲其所勸諭之事也。故昭明選，亦分二首。

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
解半

一多字，前數首中從未經道者。及聞蕩滌放情志之論，而後化耿介爲寬大，所言有變調矣。○前後俱以婦人自喻，惟此首獨以佳人喻君。

被服羅裳衣，當戶理清曲。音響一何悲，絃急知柱促！
解二

當戶理曲，喻求知音也；絃急柱促，喻懷人迫也。特與前棄捐等語意反映。

馳情整巾帶，沈吟聊躑躅。思爲雙飛燕，銜泥巢君屋。
解三

馳情二句，十字中心口手足，無不描出，直敘事神手。而于情豔中，忽接銜泥巢君屋句，明明將手拈口瘡，一片綢繆心事，和盤託出。詩人本懷，至此吐露盡矣。

第十四首

筆墨如山水然，有融結處，有脫卸處。融結其着意處也，脫卸其不着意處也。必有幾段不着意處，以寬前後之步，使一路連綿滑滾，復就舒徐，而後無促音急節之病。如前文幽情熱血已盡于銜泥巢君屋五字，至此不得不用急脉緩受法。故以下三首皆所謂脫卸處也。

驅車上東門，遙望郭北墓。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。

解一下有陳死人，杳杳卽長暮。潛寐

黃泉下，千載永不寤。

解二

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

解三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

更相送，賢聖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

解四

明知雙飛，巢屋之遇，必不可得，故聊作達生之言，以自遣慰耳。

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紉與素。

解半

如此塊壘，非此不消，是悲切語。若作豪快語讀，却辜負深情甚矣。

第十五首

此首與前首同意，而爲驅車出門，已離故鄉，遂復有此首，皆餘波也。

去者日以疎，來者日以親。出郭門直視，但見丘與墳。

解一古墓犁爲田，松柏摧爲薪。白楊

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

解二

思還故里閭，欲歸道無因。

解半

欲歸故里，其道無因，故復生出後首來。

第十六首

出門觸處傷心，故急急思歸故里。今雖欲歸不得，却不可因此遂損懷抱也。總是無可奈何中，多方自慰之詞，皆餘波也。

生來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？解一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？愚者

愛惜費，但為後世嗤。解二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解半

第十七首

此首該直接冉冉孤生竹一首，而中間却雜入如許波折，文筆縱恣至此。然如此縱筆，而不病開多合少者，中間接縫鬬筍處，自緊逼嚴湊耳。此文之貴有來路去路也。

凜凜歲云暮，螻蛄夕鳴悲。涼風率已厲，游子寒無衣。解一

陡接前游子兩字，如黃河伏地千里，一旦忽現。

錦衾遺洛浦，同袍與我違。獨宿累長夜，夢想見容輝。解二

於實情中，幻出虛景。

良人惟古歡，枉駕惠前綏。願得常巧笑，攜手同車歸。解三

又於虛景中寫出實情，總是空中樓閣。前不歸時，呼為蕩子；今夢歸時，遂稱良人。筆法細妙。

既來不須臾，又不處重闈。亮無晨風翼，焉能凌風飛。解四盼矚以適意，引領遙相睇。徙倚

懷感傷，垂涕沾雙扉。解五

少陵夢太白詩，亦用羽翼字。但此是覺後語，彼是夢中語。用法各變。○妙在相見時，不敍一語，含情未吐，低回欲絕。

第十八首

上文反覆說來，只說得我思君子，不會及君子思我。此兩首，忽寫既遺書，又遺綺。以見君子雖不還歸，然未嘗遂至棄捐，安得不終身盼想也。讀此，乃嘆孟浩然于上前誦「不才明主棄」句，可謂不善言情者矣。

孟冬寒氣至，北風何慘慄？

解半

首句呼，次句應。即「風」聲登栗烈，「先敍風，次敍氣，但句倒耳。」

愁多知夜長，仰觀衆星列。三五明月滿，四五蟾兔缺。

解二

三百篇中，每有將草木紀時者，如「條枚條肆」之類。此却脫化爲「明月滿缺」，用法又變。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書札。上言長相思，下言久離別。

解三

此是三歲後追敍之詞耳，不善讀者，每句作一句讀，善讀者，每句作兩句讀。感其寄時情重，是一句；而寄書在三歲前，已云相思，已云久別。則三歲以後，更當何如？望其寄後情重，又是一句。

置書懷袖中，三歲字不滅。一心抱區區，懼君不識察。

解三

自表置書鄭重，是一句；而其字不滅，手札依然，我不敢忘君，君豈反自忘也。望其亦將書鄭重，又是一句；夫古人用筆，而有意中之言，言外之意。此賓主旁正之間，貴細察良工苦心也。

第十九首

書是虛言綺是實物情又倍切矣分說由淺及深妙讀法當與前首同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。相去萬餘里，故人心爾爾。解一文彩雙鴛鴦，裁爲合歡被。著

以長相思，緣以結不解。解二

前書所敍長相思，久離別，猶未及相聚之樂也。若綺上繡以思鳥，則不忍兩處明矣。故下文又特特再註二語云。

以膠投漆中，誰能別離此。解半

第二十首

此首總收前十九首，無限熱鬧，盡歸冰雪。知疊疊千餘言，皆從無字句處架造，皆從無字句處收拾矣。起結兩解，俱自敍，分明前後獨將敍游子者，作半解，插入中間，用筆差參有致。

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羅牀幃。憂愁不能寐，攬衣起徘徊。解一客行雖云樂，不如蚤旋歸。解半出

戶獨徬徨，愁思當告誰。引領還入房，淚下沾裳衣。解三

看其攬衣而起，將出戶也。然不遽出，而先徘徊焉。既徘徊而出，則已出也。然又徘徊而還入房焉。以喻士君子出處之際，鄭重不苟有如此數筆，竟將一龍一蛇大作，用寫盡。莫謂風雅中無經濟也。入時仍復引領，知意中原未嘗決絕忘出。然畢竟以輶噉爲本領，故還入房耳。夫既輶噉自處，則一腔冰雪，豈悲冷落而不免下淚者，非是自悲，乃悲人也。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，山深林密處，往往不乏此等入矣。讀結句，知二十首字字皆是淚痕，皆從無可奈何中揮洒出來也。泛觀全文，幾如滿屋散錢，無可收拾。不但作者手忙，且令讀者目眩。然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此句爲作詩文總訣。夫達者，非明白曉暢之謂，如衢之諸路悉通者曰達，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達。故古人用筆，一筆必作數十筆用。如一篇之勢，前引後牽，一句之力，下推上挽。後首之登龍處，即是前首之結穴處。上文之納流處，即是下文之興波處。東穿西透，左顧右盼，竟究支分派別，而不離乎宗，非但逐首分拆不開，亦且逐語移置不得。惟達故極神變，亦惟達故極嚴整也。夫有人錦繡如海，不獨韻言爲然，然誠有有心人，由挹勺以觀全濤，始知

徒襲著作之名可已也。而細學著作之法，則決不可已也。

金聖歎奇書左傳釋

聖歎外書

鄭伯克段于鄆

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

此是二初三遂之文。首句特標初字，只貫到娶于申，曰武姜生莊公及公叔段便止。以下便轉入遂字科內。特詳娶于申者，通篇姜氏二字之注也。看他先出姜氏，便知後來兄弟二人，無數乖迕，都是姜氏無端生出來。人家兒女幼時，待之胡可不慎。下寫莊公銜恨處，都是姜氏事。寫叔段，不過是驕縱。

生莊公及共叔段。

一母生二子，亦人家恆事耳。何至有此一篇文字？段奔共終焉，故曰共叔。

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惡之。

履霜堅冰，只爲爾許。莊公寤生，便名爲寤生。段居京城，便謂之京城太叔。只兩人稱謂相形處，便極其不堪。有口才婦人，實實有此事。當時亦只是搖筆弄唇舌，後來便成極大是非。可恨可痛，莊公間呼其寤生，那不懈，後又間呼段爲京城太叔，那又不惱。姜氏之爲禍首如此。一篇文字，凡用三遂字作關鎖。此志姜氏之於莊公也，曰遂惡之，惡得急遽無禮。親所生子，何至於此！後志莊公於之姜氏也，曰遂寘於城，寘得急遽無禮。身實生焉，何至於此！末結二人曰遂爲母子如初，却正就他急遽無理處一翻，翻轉來。于此可見聖人教人遷善改過妙用如許。左氏備書之以勸戒後來，爲一大部書門面，不誣也。

愛共叔段欲立之。亟請于武公。公弗許。

爲莊公者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須知愛共叔段欲立之七個字，反面便是廢莊公而殺之六個字。讀書人須要眼光穿出紙背。只爲此等句，易儲大事，只爲小小愛憎起。婦人胡可復與語，此姜氏第一案。

及莊公卽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制。

兄代有國，弟得食邑，足矣，何必有擇而請？且兄代有國，弟得食邑，分也，何必代爲之請哉？姜氏代爲之請者，必欲得制故也；必欲得制者，據其要害，以便圖莊公也。咄咄老嫗，那復可堪？莊公纔卽位，姜氏便請制，寫出老嫗眼光，射定刻不能待。姜氏纔請制，公便接口將制字一頓，寫出孽子機警迅疾，狹路不容。讀之真使人遍身不樂。

巖邑也，虢叔死焉。

公只急口對制七個字，便似劈面抽刃直戮來。看他急口相接處，不惟姜氏平日處心積計，卽莊公平日亦處心積計，知其必請制也。此姜氏第二案。

他邑唯命，請京。

他邑惟命，是滿口相許語。蓋是決不與制之辭耳。又孰料其請制不得，接口便請京哉？請制，莊公所料，請京，非所料也。故下文有姜氏之一語。本欲請制，是據險以圖鄭也，不得，便請京，是擇其易完聚者，終欲圖鄭也。姜氏心計如許，此姜氏第三案。

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太叔。

不曰公曰諾，而曰使居之。若曰而旣欲之，則而竟居之，奚問我哉？蓋驟聞請制，是一重着惱；續又聞請京，是又一重着惱。惱極忽然將他邑惟命四字，變出使居之三字來，母子兄弟至此日，真是狼虎相聚。姜氏旣得請京，便爲太叔立號，是愛之，是害之，胡可